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九

唐 散 騎 常 侍 姚 思 廉 撰

列傳第三

王茂 曹景宗 柳慶遠

王茂字休遠太原祁人也祖深北中郎司馬父天生宋末為列將於石頭克司徒袁粲以勳至巴西梓潼二郡太守上黃縣男茂年數歲為大父深所異常謂親識曰

此吾家之千里駒成門户者必此兒也及長好讀兵書駮畧究其大旨性沉隱不妄交遊身長八尺潔白美容觀齊武帝布衣時見之歎曰王茂年少堂堂如此必為公輔之器宋昇明末起家奉朝請歷後行軍參軍司空騎兵太尉中兵參軍魏將李烏奴寇漢中茂受詔西討魏軍退還為鎮南司馬帶臨湘令入為越騎校尉魏寇兖州茂時以寧朔將軍長史鎮援北境入為前軍將軍江夏王司馬又遷寧朔將軍江夏內史建武初魏圍司

州茂以郢州之師救焉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高祖義師起茂私與張宏策勸高祖迎和帝高祖以為不然語在高祖紀高祖發雍部每遣茂為前驅師次郢城茂進平加湖破光子衿吳子陽等斬馘萬計還獻捷于漢川郢魯既平從高祖東下復為軍鋒師次秣陵東昬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度航請戰茂與曹景宗等會擊大破之

縱兵追奔積屍與航欄等其赴淮死者不可勝算長驅至宣陽門建康城平以茂為護軍將軍俄遷侍中領軍將軍羣盜之燒神虎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為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羣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加鎮軍將軍封望蔡縣公邑二千三百户是歲江州刺史陳伯之舉兵叛茂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南討伯之伯之奔於魏時九江新離軍寇民思反

業茂務農省役百姓安之四年魏侵漢中茂受詔西討
魏乃班師六年遷尚書右僕射常侍如故固辭不拜改
授侍中中衛將軍領太子詹事七年拜車騎將軍太子
詹事如故八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丹陽尹侍中如
故時天下無事高祖方信仗文雅茂心頗怏怏侍宴醉
後每見言色高祖常宥而不之責也十一年進位司空
侍中尹如故茂辭京尹改領中權將軍茂性寛厚居官
雖無譽亦為吏民所安居處方正在一室衣冠儼然雖

僕妾莫見其惰容姿表瓌麗須眉如畫出入朝會每為衆所瞻望明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同三司之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視事三年薨于州時年六十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匹詔曰旌德紀勲哲王令軌念終追遠前典明誥故使持節散騎常侍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茂識度淹廣器宇凝正爰初草昧盡誠宣力綢繆休戚契濶屯夷方賴謀猷永隆朝寄奄至薨殞朕用慟于厥心宜

增禮數式昭盛烈可贈侍中大尉加班劒二十人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初茂以元勳高祖賜以鍾磬之樂茂在江州夢鍾磬在格無故自墮心惡之及覺命奏樂既成列鍾磬在格果無故編皆絶墮地茂謂長史江詮曰此樂天子所以惠勞臣也樂既極矣能無憂乎俄而病少日卒子貞秀嗣以居喪無禮爲有司奏徙越州後有詔留廣州乃潛結仁威府中兵參軍杜景欲襲州城長史蕭昂討之景魏降人與貞秀同戮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也父欣之為宋將位至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景宗幼善騎射好畋獵常與少年數十人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景宗於衆中射之人皆懼中馬足鹿應弦輒斃以此為樂未弱冠欣之於新野遣出州以匹馬將數人於中路卒逢蠻賊數百圍之景宗帶百餘箭乃馳騎四射每箭殺一蠻蠻遂散走因是以膽勇知名頗愛史書每讀穰苴樂毅傳輒放卷歎息曰丈夫當如是辟西曹不就宋元徽中隨父出京

師為奉朝請員外遷尚書左民郎尋以父憂去職還鄉里服闋刺史蕭赤斧板為冠軍中兵參軍領天水太守時建元初蠻寇羣動景宗東西討擊多所擒破齊鄱陽王鏘為雍州復以為征虜中兵參軍帶馮翊太守督峴南諸軍事除屯騎校尉少守督峴南興州里張道門厚善道門齊車騎將軍敬兒少子也為武陵太守敬兒誅道門於郡伏法親屬故吏莫敢收景宗自襄陽遣人船到武陵收其屍骸迎還殯葬鄉里以此義之建武二年

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為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勲除遊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及剋馬圈顯達論功以景宗為後景宗退無怨言魏主率衆大至顯達宵奔景宗導入山道故顯達父子獲全五年高祖為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數請高祖臨其宅時天下方亂高祖亦厚加意焉永元初表為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景宗聚衆遣親人杜思沖勸先

迎南康王於襄陽即帝位然後出師為萬全計高祖不從語在高祖紀高祖至竟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于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次江寧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譟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

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
景宗縱兵乘之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
富室抄掠財物畧奪子女景宗不能禁及高祖入頓新
城嚴申號令然後稍息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
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仍遷
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
年進號平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景宗在州鬻貨聚斂
於城南起宅長堤以東夏口以北開街列門東西數里

而部曲殘横民頗厭之二年十月魏寇司州圍刺史蔡道恭時魏攻日苦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州城陷為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以功臣寢而不治徵為護軍既至復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五年魏托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預焉而受景宗節度詔景宗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洲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

進值暴風卒起頗有渰溺復還守先頓髙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葢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軍同進始大捷矣及韋叡至與景宗進頓卲陽洲立壘去魏城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却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敢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魏大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蒿皆為大眼所畧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

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戍使別將趙草守之因謂為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為趙草所獲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為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乗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

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為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浴口英以匹馬入梁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藉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為二千戶進爵為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景宗為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雖公卿無

所推揖惟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高祖以此嘉之景宗好內妓妾至數百窮極錦繡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然景宗謂所親曰我昔鄉里騎快馬如龍與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飢食其肉甜如甘露漿覺耳後風生鼻頭出火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

慢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遭此邑邑使人無氣為人嗜酒好樂臘月於宅中使作野虖逐除遍往人家乞酒食本以為戲而部下多剽輕因弄人婦女奪人財貨高祖頗知之景宗乃止高祖數讌見功臣共道故舊景宗醉後謬忘或誤稱下官高祖故縱之以為笑樂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時年五十二詔賻錢二十萬布三百匹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壯子皎嗣

柳慶遠字文和河東解人也伯父元景宋太尉慶遠起家郢州主簿齊初為尚書都官郎大司馬中兵參軍建武將軍魏興太守郡遭暴水流漂居民吏請徙民祀城慶遠曰天降雨水豈城之所知吾聞江河長不過三日斯亦何慮命築土而已俄而水過百姓服之入為長水校尉出為平北錄事參軍襄陽令高祖之臨雍州問京兆人杜惲求州綱惲舉慶遠高祖曰文和吾已知之所問未知者耳因辟別駕從事史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

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必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恊賛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為謀主中興元年西臺選為黄門郎遷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帶淮陵齊昌二郡太守城内甞夜失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宫中悉斂諸鑰閗㭊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為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

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母憂去職以本官起之固辭不拜天監二年遷中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出為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七年徵為護軍將軍領太子庶子未赴職仍遷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領右驍騎將軍至京都值魏宿預城請降受詔為援於是假節守淮陰魏軍退八年還京師遷散騎常侍太子詹事雍州大

中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扶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慶遠重為本州頗厲清節士庶懷之明年春卒時年五十七詔曰念往篤終前王令則式隆寵數列代恒規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雲杜縣開國侯柳慶遠器識淹曠思懷通雅爰初草昧預屬經綸遠自升平契闊禁旅重牧西藩方弘治道奄至殞喪傷慟於懷宜追榮命以彰茂

勳可贈侍中中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鼓吹侯如故謚曰忠惠賻錢二十萬布二百匹及喪還京師高祖出臨哭子津嗣初慶遠從父兄衛將軍世隆嘗謂慶遠曰吾昔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遂亞台司適又夢以吾褥席與汝汝必光我公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焉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王茂曹景宗柳慶遠雖世為將家然未顯奇節梁興因日月末光以成所志配迹方召勒勳鍾鼎偉哉昔漢光武全愛功臣不過朝請特進寇鄧

耿賈咸不盡其器力茂等迭據方岳位終上將君臣之際邁於前代矣

梁書卷九

梁書卷九考證

曹景宗傳澤中逐麞鹿每衆騎赴鹿鹿馬相亂○每衆騎赴鹿各本作無還騎趍鹿訛

梁書卷九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梁書卷十三至十五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張塤

校對官主事臣張培

謄録監生臣阮鍾瑗

梁書卷十

唐 散騎常侍 姚思康 撰

列傳第四

蕭穎達 夏侯詳 蔡道恭 楊公則

鄧元起

蕭穎達蘭陵蘭陵人齊光祿大夫赤斧第五子也少好勇使氣起家冠軍兄穎胄齊建武末亦為西中郎外兵

參軍俱在西府齊季多難頗不自安會東昏遣輔國將軍劉山陽為巴西太守道過荆州密敕潁胄襲雍州時高祖已為備矣仍遣潁胄親人王天虎以書疑之山陽至果不敢入城潁胄計無所出夜遣錢塘人朱景思呼西中郎城局參軍席闡文諮議參軍柳忱閉齋定議闡文曰蕭雍州蓄養士馬非復一日江陵素畏襄陽人人衆又不敵取之必不可制制之歲寒復不為朝廷所容今若殺山陽與雍州舉事立天子以令諸侯則霸業成

矣山陽持疑不進是不信我今斬送天虎則彼疑可釋至而圖之罔不濟矣忱亦勸焉穎達曰善及天明穎冑謂天虎曰卿與劉輔國相識今不得不借卿頭乃斬天虎以示山陽山陽大喜徑將步騎數百到州闡文勒兵待於門山陽車踰限而門闔因執斬之傳首高祖且以奉南康王之議来告高祖許焉和帝即位以穎冑為假節侍中尚書令領吏部尚書都督行留諸軍事鎮軍將軍荊州刺史留衛西朝以穎達為冠軍將軍及楊公則

等率師隨高祖高祖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曹景宗等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江州使興曾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初義師之起也巴東太守蕭惠訓子璝巴西太守魯休烈弗從舉兵侵荆州敗輔國將軍任議之於硤口破大將軍劉孝慶於上明穎胄遣軍拒之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胄自以職居上將不能拒制璝等憂愧不樂發疾數日而卒州中秘之使似其書者假為教命

及瓚等聞建康將平衆懼而潰乃始發喪和帝贈穎胄丞相義師初穎達弟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為起兵得數百人屯西昌藥山湖穎達聞之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冠軍將軍廬陵内史穎孚率靈祐等進據西昌東昏遣安西大守劉希祖自南江入湖拒之穎孚不能自立以其兵由建安復奔長沙希祖追之穎孚緣山踰嶂僅而獲免在道絶糧後因食過飽而

卒建康城平高祖以顥達為前將軍丹陽尹上受禪詔曰念功惟德列代所同追遠懷人彌與事篤齊故侍中丞相尚書令顥冑風格峻遠器寓深邵清猷盛業問望斯歸締構義始肇基王迹契闊屯夷載形心事朕膺大政物光宅區宇望岱觀河永言號慟可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本官如故贈顥孚右衛將軍加顥達散騎常侍以公事免及大論功賞封顥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尋為侍中改封作唐侯縣邑如故遷征虜將軍

太子左衛率御史中丞任昉奏曰臣聞貧觀所取窮視不為在於布衣窮居介然之行尚可以激貪厲俗惇此薄夫況乎伐氷之家爭雞豚之利衣繡之士受賈人之服風聞征虜將軍臣蕭穎達啓乞魚軍稅輒攝穎達宅督彭難當到臺辨問列稱尋生魚典稅先本是鄧僧琰啓乞限訖今年五月十四日主人穎達于時謂非新立仍啓乞接代僧琰即蒙降許登稅與史法論一年收直五十萬知其列狀則與風聞苻同穎達即主臣謹案征

虜將軍太子左衛率作唐縣開國侯臣頴達備位大臣預聞執憲私謁亟陳至公寂寞居中之志異乎鮑肆之求魚飱之資不俟潛有之數遂復申兹文二追彼十一風體若兹準繩斯在陛下弘惜勲良每為曲法臣當官執憲敢不直繩臣等參議請以見事免頴達所居官以侯還第有詔原之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為侍中衛尉卿出為信威將軍豫章内史加秩中二千石治任威猛郡人畏之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

將軍如故頃之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右驍騎將軍旣處優閑尤恣聲色飲酒過度頗以此傷生九年遷信威將軍右衛將軍是歲卒年三十四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謚曰康子敏嗣頵胄子靡襲巴東公位至中書郎早卒

夏侯詳字叔業譙郡人也年十六遭父艱居喪哀毀三年廬于墓嘗有雀三足飛來集其廬戶衆咸異焉服闋

刺史殷琰召補主簿宋太始初琰舉豫州叛宋明帝遣輔國將軍劉勔討之攻守連月人情危懼將請救於魏詳說琰曰今日之舉本効忠節若社稷有奉便歸身朝廷何可屈身北面異域且今魏氏之卒近在淮次一軍未測去就懼有異圖今若遣使歸款必厚相慰納豈止免罪而已若謂不然請充一介琰許之詳見勔曰將軍嚴圍峭壘矢刃如霜城内愚徒寔同困獸士庶懼誅咸欲投魏僕所以踰城歸德敢布腹心願將軍弘曠蕩之

恩垂霈然之惠解圍退舍則皆相率而至矣勔許之詳曰審爾當如君言而詳請反命勔遣到城下詳呼城中人語以勔辭即日瑛及衆俱出一州以全勔為刺史又補主簿頃之為新汲令治有異績刺史段佛榮班下境內為屬城表轉治中從事史仍遷别駕歷事八將州部稱之齊明帝為刺史雅相器遇及輔政招令出都將大用之每引詳及鄉人裴叔業日夜與語詳輒末畧不酬帝以問叔業叔業告詳詳曰不為福始不為禍先由此

徽有忤出為征虜長史義陽太守頊之建安戍為魏所圍仍以詳為建安戍主帶邊城新蔡二郡太守并督光城弋陽汝鄧五郡衆赴之詳至建安魏軍引退先是魏又於淮上置荆亭戍常為寇掠累攻不能禦詳率鋭卒攻之賊衆大潰皆棄城奔走建武末徵為游擊將軍出為南中郎司馬南新蔡太守齊南康王為荆州遷西中郎司馬新興太守便道先到江陽時始安王遥光稱兵京邑南康王長史蕭穎冑竝未至中兵參軍劉山陽先

在州山陽副潘紹欲謀作亂詳偽呼紹議事即於城門斬之州府乃安遷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為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高祖圍郢城未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畧詢納羣言軍主以下至于匹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罔寡又須量我

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懐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懐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運又充乃可以列圍寛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

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
此之深要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
嘉納焉頃之顓胄卒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
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
不受遷侍中尚書右僕射尋授使持節撫軍將軍荆州
刺史詳又固讓于憺天監元年徵為侍中車騎將軍論
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戸詳累辭讓至於懇切乃更授
右光禄大夫侍中如故給親信二十人改封豐城縣公

邑如故二年抗表致仕詔解侍中進特進三年遷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將軍湘州刺史詳善吏事在州四載為百姓所稱州城南臨水有峻峯舊老相傳云刺史登此山輒被代因是歴政莫敢至詳於其地起臺榭延僚屬以表損挹之志六年徵為侍中右光禄大夫給親信二十人未至授尚書右僕射金紫光禄大夫侍中如故道病卒時年七十四上為素服舉哀贈右光禄先是荆府城局參軍吉士瞻役萬人浚仗庫防火池得金革帶

鉤隱起雕鏤甚精巧篆文曰錫爾金鉤既公且侯士瞻詳兄女婿也女竊以與詳詳喜佩之朞歲而貴矣

蔡道恭字懷儉南陽冠軍人也父郡宋益州刺史道恭少寬厚有大量齊文帝為雍州召補主簿仍除員外散騎常侍後累有戰功遷越騎校尉後軍將軍建武末出為輔國司馬汝南令齊南康王為荊州薦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輔國將軍義兵起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畧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

馬中興元年和帝即位遷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于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為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進號平北將軍三年魏圍司州時城中衆不滿五千人食裁支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却魏乃作大車載土四面俱前欲以填壍道恭輒

於塹內列艨衝鬭艦以待之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𥮞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內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魏軍甚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𤦪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令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没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𤦪曰禀命出疆憑此而已

即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擕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内糧盡乃陷詔曰持節都督司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漢壽縣開國伯道恭器幹詳審才志通烈王業肇構致力陝西受任邊垂効彰所莅寇賊憑陵竭誠守禦奇謀間出捷書日至不幸抱疾奄至殞喪遺略所固得移氣朔自非徇國忘已忠果竝至何能身没

守存窮而後屈言念傷悼特兼常懷追榮加等抑有恒數可贈鎮西將軍使持節都督刺史伯如故并尋購喪櫬隨宜資給八年魏許還道恭喪其家以女樂易之嗣子襄陽子澹嗣卒於河東太守孫固早卒國除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西縣人也父仲懷宋泰始初為豫州刺史殷琰將琰叛輔國將軍劉勔討琰仲懷力戰死於横塘公則隨父在軍年未弱冠冒陣抱屍號哭氣絶良久勔命還仲懷首公則殮畢徒步負喪歸鄉里由此

著名歷官員外散騎侍郎梁州刺史范柏年板為宋熙太守領白馬戍主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抗聲罵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偽許而圖之謀泄單馬逃歸梁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齊高帝下詔褒美除晉壽太守在任清潔自守永明中為鎮北長流參軍遷扶風太守母憂去官雍州刺史陳顯達起為寧朔將軍復領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構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

寧太守在郡七年資無擔石百姓便之入為前軍將軍
南康王為荊州復為西中郎中兵參軍領軍將軍蕭穎
冑協同義舉以公則為輔國將軍領西中郎諮議參軍
中兵如故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
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
釋甲以俟焉公則到撫納之湘境遂定和帝即位授持
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
曾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沖各據城未下公則率

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受公則節度雖蕭頴達宗室之貴亦隷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既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大軍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昬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

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公則所領
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為易與每出盪輒先犯
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剋獲更多及平城内出者或被
剥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
者多由公則營焉進號左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還鎮南
蕃初公則東下湘部諸郡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
諸屯聚竝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
一千五百户湘州寇亂累年民多流散公則輕刑薄斂

頃之戶口克復為政雖無威嚴然保已廉慎為吏民所悅湘俗單家以賂求州職公則至悉斷之所辟引皆州郡著姓高祖班下諸州以為法四年徵中護軍代至乘一舸便發賫送一無所取仍遷衛尉卿加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於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馬革還葬此

吾志也遂殭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户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于師時年六十一高祖深痛惜之即日舉哀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烈公則為人敦厚慈愛居家篤睦視兄子過於其子家財悉委焉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子縹嗣有罪國除高祖以公則勲臣特詔聽庶長子朓嗣朓固讓歷年乃受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起家州辟議曹從事史轉奉朝請雍州刺史蕭緬板為槐里令遷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衆緣江寇抄商旅斷絕刺史蕭遥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郡援焉蠻帥田孔明附于魏自號郢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鋭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散走仍戍三關郢州刺史

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為用命者萬有餘人義師起蕭穎冑與書招之張沖待元起素厚衆皆懼沖及書至元起部曲多勸其還郢元起大言于衆曰朝廷暴虐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

幸免不孝之罪即日治嚴上道至江陵為西中郎中兵參軍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城結壘九里張冲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和帝即位授假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黄門侍郎移鎮南堂西渚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為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

當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刺史如故始
述職焉初義師之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聞元
起將至遂發兵拒守語在季連傳元起至巴西巴西太
守朱士畧開門以待先時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
皆稱起義應朝廷師人新故三萬餘元起在道久軍糧
乏絶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部籍
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
前有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

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士卒死者千餘人師衆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救之

敗而反遂不能尅元起捨郢逕圍州城柵其三面而塹
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精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
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兵亂日久民廢
耕農内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
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
送季連于京師城開郫乃降斬李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
勲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户并前二千户元起
以鄉人庾黙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

客蔣光濟竝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竝勸為善政元起之剋李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脫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為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

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胄孔陵寇東西晉壽竝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忽忽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是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之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時年四十八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乃更封松滋縣侯邑千

戶初元起在荆州刺史隨王板元起為從事別駕庾蕐堅執不可元起恨之大軍既至京師蕐在城内甚懼及城平元起先遣迎蕐語人曰庾别駕若為亂兵所殺我無以自明因厚遺之少時又甞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元起初為益州過江陵迎其母母事道方居館不肯出元起拜請同行母曰貧賤家兒忽得富貴詎可久保我寧死不能與汝共入禍敗元

起之至巴東聞蜀亂使蔣光濟筮之遇蹇喟然歎曰吾豈鄧艾而及此乎後果如筮子鏗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永元之末荆州方未有釁蕭穎曽悉全楚之兵首應義舉豈天之所啓人惎之謀不然何其響附之決也穎達叔姪慶流後嗣夏侯楊鄧咸享隆名盛矣詳之謹厚楊蔡廉節君子有取焉

梁書卷十

梁書卷十考證

蕭穎達傳高祖進江州○江一本作漂

敗輔國將軍任漾之於硤石○漾一本作議

梁書卷十考證

梁書卷十一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五

張弘策　庾域　鄭紹叔　呂僧珍

張弘策字真簡范陽方城人文獻皇后之從父弟也幼以孝聞母嘗有疾五日不食弘策亦不食母彊為進粥乃食母所餘遭母憂三年不食鹽菜幾至滅性凡弟友

愛不忍暫離雖各有室常同卧起世比之姜肱兄弟起家齊邵陵王國常侍遷奉朝請西中郎江夏王行參軍弘策與高祖年相輩幼見親狎恒隨高祖遊處每入室常覺有雲烟氣體輒肅然弘策由此特敬高祖建武末弘策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淛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久疾多異議萬一

伺釁稽部且秉機而作是亦無成徒自驅除耳明年都邑有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歷數自茲亡矣梁楚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為已富貴為在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夜之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為援且受密旨仍代曹虎為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

辛若五年秋明帝崩遺詔以高祖為雍州刺史乃表弘策為録事叅軍帶襄陽令高祖覩海内方亂有匡濟之心密為儲備謀猷所及惟弘策而已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為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到郢陳計於宣武王語在高祖紀弘策因説王曰昔周室既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民到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

虎據兩州參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於反掌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欺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善圖之王頗不懌而無以拒也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頴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弘策與高祖合意又訪

寧遠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縁江至建康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之頓處所弘策逆為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全免城平高祖遣弘策與呂僧珍先入清宮封檢府庫于時城内珍寶委積弘策中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二千二百戸弘策盡忠

奉上知無不為交遊故舊隨才薦拔搢紳皆趨焉時東
昏餘黨初逢赦令多未自安數百人因運荻炬束仗得
入南北掖作亂燒神虎門總章觀前軍司馬呂僧珍直
殿內以宿衛兵拒破之盜分入衛尉府弘策方救火盜
潛後害之時年四十七高祖深慟惜焉給第一區衣一
襲錢十萬布百匹蠟二百斤詔曰亡從舅衛尉慮發所
忽殞身祇豎其情理清貞器識淹濟自藩升朝契闊夷
阻加外氏凋衰饗嘗屢絕興感渭陽情寄斯在方賴忠

勲翼宣寡薄報効無徴永言増慟可贈散騎常侍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愍弘策為人寛厚通率篤舊故及居隆重不以貴勢自高故人賔客禮接如布衣時禄賜皆散之親友及其遇害莫不痛惜焉子緬嗣别有傳

庾域字司大新野人長沙宣武王為梁州以為録事參軍帶華陽太守時魏軍攻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遷南中郎記室參軍永

元末高祖起兵遣書招域西臺建以為寧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夬衛命勞軍域乃諷夬曰黃鉞未加非所以總率侯伯夬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頴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合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霸府初開以為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為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

州叛降魏魏騎將襲巴西域固守百餘日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食土死者大半無有離心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進爵為伯六年卒於郡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開封人也世居壽陽祖琨宋高平太守紹叔少孤貧年二十餘為安豐令居縣有能名本州召補主簿轉治中從事史時刺史蕭誕以弟諶誅臺遣収兵卒至左右莫不驚散紹叔聞難獨馳赴焉誕死侍送喪柩衆咸稱之到京師司空徐孝嗣見而異之曰

祖逖之流也高祖臨司州命為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賔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塗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刺史蕭遥昌苦引紹叔終不受命遥昌怒將囚之救解得免及高祖為雍州刺史紹叔閒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頗疑高祖紹叔兄植為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為刺客

紹叔知之密以白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戰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為天子言之兄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别義師起為冠軍將軍改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都督江湘二州糧運事無闕之天監初入為衛尉卿紹叔忠於事上外所

聞知纖毫無隱每為高祖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
聖主之策其不善則曰臣慮出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
殆以此誤朝廷臣之罪深矣高祖甚親信之母憂去職
紹叔有至性高祖常使人節其哭頃之起為冠軍將軍
右軍司馬封營道縣侯邑千戶俄復為衛尉卿加冠軍
將軍以營道縣戶凋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初紹叔
少失父事母及祖母以孝聞奉兄恭謹及居顯要祿賜
所得及四方貢遺悉歸之兄室三年魏軍圍合肥紹叔

以本號督衆軍鎮東關事平復為衛尉既而義陽為魏所陷司州移鎮關南四年以紹叔為使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紹叔創立城隍繕脩兵器廣田積穀招納流民百姓安之性頗矜躁以權勢自居然能傾心接物多所薦舉士類亦以此歸之六年徵為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醫藥一日數至七年卒於府舍時年四十五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

曰追往念功前王所篤在誠惟舊異代同規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東興縣開國侯紹叔立身清正奉上忠恪契闊藩朝情績顯著爰及義始寔立茂勲作牧疆境効彰所莅方申任寄協贊心膂奄至殞喪傷痛于懷宜加優典隆玆寵命可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凶事所須隨由資給謚曰忠紹叔卒後高祖嘗潸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則稱君過則歸已當今殆無其比其見賞惜如此

子貞嗣

呂僧珍字元瑜東平范人也世居廣陵起自寒賤始童兒時從師學有相工歴觀諸生指僧珍謂博士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年二十餘依宋丹陽尹劉秉秉誅後事太祖文皇為門下書佐身長七尺五寸容貌甚偉在同類中少所褻狎曹輩皆敬之太祖為豫州刺史以為典籖帶蒙令居官稱職太祖遷領軍補主簿妖賊唐㝢冦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尸事僧珍宅在

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為丹陽尹復命為郡督郵齊隨王子隆出為荆州刺史齊武以僧珍為子隆防閤從之鎮永明九年雍州刺史王奐反敕遣僧珍隸平北將軍曹虎西為典戳帶新城令魏軍寇沔北司空陳顯達出討一見異之因屏人呼上座謂曰卿有貴相後當不見減努力為之建武二年魏大舉南侵五道並進高祖率師援義陽僧珍從在軍中長沙宣武王時為梁州刺史魏圍守

連月閒諜所在不通義陽與雍州路斷高祖欲遣使至襄陽求梁州問衆皆憚莫敢行僧珍固請充使即日單舸上道既至襄陽督遣援軍且獲宣武王書而反高祖甚嘉之事寧補羽林監東昏即位司空徐孝嗣管朝政欲與共事僧珍揣不久安竟弗往時高祖已臨雍州僧珍固求西歸得補邙令既至高祖命為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嚮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

以為止舍多伐林竹沉於櫂溪積茅蓋若山阜皆不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櫂溪材竹裝為艛艦葺之以茅並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出先所具者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高祖以僧珍為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出入卧内宣通意旨師及郢城僧珍率所領頓偃月壘俄又進據騎城郢州平高祖進僧珍為前鋒大將軍大軍次江寧高祖令僧珍與王茂

率精兵先登赤臭邏其日東昏將李居士與衆來戰僧珍等要擊大破之乃與茂進軍於白板橋築壘壘立茂移頓越城僧珍猶守白板李居士密覘知衆少率鋭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力既不敵不可與戰亦勿遥射須至壍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壍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隅者復踰城而下内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獲其器甲不可勝計僧珍又進據越城東昏大將王珍國列車為營

背淮而陣王茂等衆軍擊之僧珍縱火車焚其營即日瓦解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宫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黄門侍郎領虎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為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户尋遷給事中右衛將軍頃之轉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入直秘書省總知宿衛天監四年冬大舉北伐自是軍機多事僧珍晝直中書省夜還秘書五年夏又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

年冬旋軍以本官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為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兖州刺史僧珍在任平心率下不私親戚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為業僧珍既至乃棄業欲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恩無以報効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叨越但當速反葱肆耳僧珍舊宅在市北前有督郵廨鄉人咸勸徙廨以益其宅僧珍怒曰督郵官廨也置立以来便在此地豈可徙之益吾私宅姊適于氏住在市西小屋臨路

與列肆雜處僧珍常導從鹵簿到其宅不以為耻在州

百日徵為領軍將軍尋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直秘

書省如先僧珍有大勲任總心膂恩遇隆密莫與為比

性甚恭慎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

躬果食未嘗舉箸嘗因醉後取一柑食之高祖笑謂曰

便是大有所進祿俸之外又月給錢十萬其餘賜賚不

絶於時十年疾病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僧珍

語親舊曰吾昔在蒙縣熱病發黃當時必謂不濟主上

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尋應自差俄而果愈今已富貴而復發黄所苦與昔正同必不復起矣竟如其言卒于領軍府舍時年五十八高祖即日臨殯詔曰思舊篤終前王令典追榮加等列代通規散騎常侍領軍將軍平固縣開國侯僧珍器思淹通識宇詳濟竭忠盡禮知無不為與朕契闊情兼屯泰大業初構茂勲克舉及居禁衛朝夕盡誠方參任台槐式隆朝寄奄致喪逝傷慟于懷宜加優典以隆寵命可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

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謚曰忠敬侯高祖痛惜之言為流涕長子峻早卒峻子淡嗣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張弘策敦厚慎密呂僧珍恪勤匪懈鄭紹叔忠誠亮藎締構王業三子皆有力焉僧珍之肅恭禁省紹叔之造膝詭辭蓋識為臣之節矣

梁書卷十一

梁書卷十二考證

呂僧珍傳妖賊唐寓之冦東陽○寓閣本作瑀又無之字

梁書卷十一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梁書卷十二

唐　散騎常侍姚思廉　撰

列傳第六

柳惔　弟忱　席闡文　韋叡　族弟愛

柳惔字文通河東解人也父世隆齊司空惔年十七齊武帝為中軍命為叅軍轉主簿齊初入為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舍人巴東王子響友子響為荆州惔隨之

鎮子響昵近小人悏知將為禍稱疾還京及難作悏以先歸得免歴中書侍郎中護軍長史出為新安太守居郡以無政績免歸久之為右軍諮議參軍事建武末為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及髙祖起兵悏舉漢中應義和帝即位以為侍中領前軍將軍髙祖踐阼徵為護軍將軍未拜仍遷太子詹事加散騎常侍論功封曲江縣侯邑千户髙祖因讌為詩以貽悏曰爾寔冠羣后惟余實念功又嘗侍㘸髙祖曰徐元瑜違命嶺南周書罪

不相及朕已宥其諸子何如倰對曰罰不及嗣賞延於世今復見之聖朝時以爲知言尋遷尚書右僕射天監四年大舉北伐臨川王宏都督衆軍以倰爲副軍還復爲僕射以久疾轉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騎常侍給親信二十人未拜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六年十月卒于州時年四十六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謚曰穆倰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子照嗣倰第四弟憕亦有美譽歷侍中鎮西長史

天監十二年卒贈寧遠將軍豫州刺史

忱字文若悏第五弟也年數歲父世隆及母閻氏時寢疾忱不觧帶經年及居喪以毀聞起家爲司徒行參軍累遷太子中舍人西中郎主簿功曹史齊東昏遣巴西太守劉山陽由荊襲髙祖西中郎長史蕭頴胄計未有定名忱及其所親席闡文等夜入議之忱曰朝廷狂悖爲惡日滋頃聞京師長者莫不重足累息今幸在遠得假日自安雍州之事且藉以相斃耳獨不見蕭令君乎

以精兵數千破崔氏十萬衆竟為羣邪所陷禍酷相尋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若使彼凶心已逞豈知使君不係踵而及且雍州士銳糧多蕭使君雄姿冠世必非山陽所能擬若破山陽荊州復受失律之責進退無可且深慮之闡文亦深勸同高祖纈冑乃誘斬山陽以忱為寧朔將軍和帝即位為尚書吏部郎進號輔國將軍南平太守尋遷侍中冠軍將軍太守如故轉吏部尚書不拜郢州平纈冑議遷都夏口忱復同諫以為巴硤未

實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志頴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硤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為見機高祖踐阼以忱為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州陵伯邑七百户天監二年出為安西長史冠軍將軍南郡太守六年徵為員外散騎常侍太子右衛率未發遷持節督湘州諸軍事輔國將軍湘州刺史八年坐輒放從軍丁免俄入為秘書監遷散騎常侍轉祠部尚書未拜遇疾詔改授給事中光祿大夫疾篤不拜十年卒於家時年四十一

追贈中書令謚曰穆子範嗣

席闡文安定臨涇人也少孤貧涉獵書史齊初爲雍州刺史蕭赤斧中兵參軍由是與其子穎胄善復歷西中郎中兵參軍領城局高祖之將起義也闡文深勸之穎胄同焉仍遣田祖恭私報高祖并獻銀裝刀高祖報以金如意和帝稱尊號爲給事黄門侍郎尋遷衛尉卿穎胄暴卒州府騷擾闡文以和帝幼弱中流任重時始興王憺留鎮雍部乃與西朝羣臣迎王總州事故頼以寧

輯高祖受禪除都官尚書輔國將軍封山陽伯邑七百戶出爲東陽太守又改封湘西戶邑如故視事二年以清白著稱卒於官詔賻錢三萬布五十匹謚曰威
韋叡字懷文京兆杜陵人也自漢丞相賢以後世爲三輔著姓祖玄避吏隱於長安南山宋武帝入關以太尉掾徵不至伯父祖征宋末爲光祿勲父祖歸寧遠長史叡事繼母以孝聞叡兄纂闡並早知名纂叡皆好學闡有清操祖征累爲郡守每攜叡之職視之如子時叡內

凡王愷姨弟杜惲並有鄉里盛名祖征謂叡曰汝自謂何如愷惲叡謙不敢對祖征曰汝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而幹國家成功業皆莫汝逮也外兄杜幼文爲梁州刺史要叡俱行梁土富饒往者多以賄敗叡時雖幼獨用廉聞宋永光初袁顗爲雍州刺史見而異之引爲主簿顗到州與鄧琬起兵叡求出爲義成郡故免顗之禍後爲晉平王左常侍遷司空桂陽王行參軍隨齊司空柳世隆守郢城拒荆州刺史沈攸之攸之平遷前

軍中兵參軍久之爲廣德令累遷齋興太守本州别駕長水校尉右軍將軍齊末多故不欲遠鄉里求爲上庸太守加建威將軍俄而太尉陳顯達護軍將軍崔慧景頻逼京師民心惶駭未有所定西土人謀之於叡叡曰陳雖舊將非命世才崔頗更事懦而不武其取赤族也宜哉天下真人殆興於吾州矣乃遣其二子自結於高祖義兵檄至叡率郡人伐竹爲筏倍道來赴有衆二千馬二百匹高祖見叡甚悅拊几曰他日見君之面今日

見君之心吾事就矣義師剋郢魯平加湖叡多建謀策皆見納用大軍發郢謀留守將高祖難其人久之顧叡曰棄騏驥而不乘焉遑遑而更索即日以為冠軍將軍江夏太守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床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為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葬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梁臺建徵為大理高祖即位遷廷尉封梁都子邑三百户天監二年改封永昌

戸邑如先東宫建遷太子右衛率出為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歴陽太守三年魏遣衆來寇率州兵擊走之四年王師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廵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

此非以爲餙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

如吳益巴邛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
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
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没魏人乘勝至
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
請走保三义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却因
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未嘗
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
魏軍少却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

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叡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常如不及故投募之士爭歸之所至頓舍脩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合肥既平高祖詔衆軍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

之不敢逼全軍而還至是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
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
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
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高祖詔叡率豫州之衆會
焉叡自合肥逕道由陰陵大澤行值澗谷輙飛橋以濟
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
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魏人已墮吾腹
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初高祖敕景宗曰韋叡

卿之鄉望宜善敬之景宗見叡禮甚謹高祖聞之曰二將和師必濟矣叡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明旦英自率衆來戰叡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麾軍一日數合英甚彊魏軍又夜來攻城飛矢雨集叡子黯請下城以避箭叡不許軍中驚叡於城上厲聲呵之乃定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

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値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絶脱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釋甲稽顙乞爲囚奴猶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

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户進爵為侯徵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七年遷左衛將軍俄為安西長史南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為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恥聞叡至乃退帝亦詔罷軍明年遷

信武將軍江州刺史九年徵員外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累遷左衛將軍太子詹事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十三年遷智武將軍丹陽尹以公事免頃之起為中護軍十四年出為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儁光泣止叡叡還為州儁光道候叡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十七年徵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居朝廷恂恂未甞忤視高祖甚禮敬之性慈愛撫孤兄子過於己子歷官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後爲護軍居家無事慕萬石陸賈之爲人因畫之於壁以自玩時雖老暇日猶課諸兒以學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洽聞叡每坐稜使說書其所發擿稜猶弗之逮也高祖方銳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俗俯仰所行略如他日普通元年夏遷侍中車騎將軍以疾

未拜八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九遺令薄葬斂以時服髙
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匹東園祕器朝服
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
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嚴初郃陽之役昌義之
甚德叡請曹景宗與叡會因設錢二十萬官賭之景宗
擲得雉叡徐擲得盧遽取一子反之曰異事遂作塞景
宗時與羣帥爭先啓之捷叡獨居後其不尚勝率多如
是世尤以此賢之子放正稜黯放别有傳正字敬直起

家南康王行參軍稍遷中書侍郎出爲襄陽太守初正
與東海王僧孺友善及僧孺爲尚書吏部郎參掌大選
賓友故人莫不傾意正獨澹然及僧孺擯廢之後正復
篤素分有踰曩日論者稱焉歷官至給事黃門侍郎稜
字威直性恬素以書吏爲業博物彊記當世之士咸就
質疑起家安成王府行參軍稍遷治書侍御史太子僕
光祿卿著漢書續訓三卷顯字務直性彊正少習經史
有文詞起家太子舍人稍遷太僕卿南豫州刺史太府

卿侯景濟江黷屯六門尋改為都督城西面諸軍事時景於城外起東西二土山城内亦作以應之太宗親自負土哀太子以下躬執畚鍤黷守西土山晝夜苦戰以功授輕車將軍加持節卒於城内贈散騎常侍左衛將軍

叙族弟愛

愛字孝友沉静有器局高祖父廣晉後軍將軍北平太守曾祖執以孝武太元之初南遷襄陽為本州別駕散騎侍郎祖公循宋義陽太守父義正早卒愛少而偏孤

事母以孝聞性清介不妄交遊而篤志好學每虛室獨
坐遊心墳素而埃塵滿席寂若無人年十二嘗遊京師
值天子出遊南苑邑里諠譁老幼爭觀愛獨端坐讀書
手不釋卷宗族見者莫不異焉及長博學有文才尤善
周易及春秋左氏義袁顗為雍州刺史辟為主簿遭母
憂廬於墓側負土起墳高祖臨雍州聞之親往臨弔服
闋引為中兵參軍義師之起也以愛為壯武將軍冠軍
南平王司馬帶襄陽令時京邑未定雍州空虛魏興太

守顏僧都等據郡反州內驚擾百姓攜貳愛沉敏有謀素爲州里信服乃推心撫御曉示逆順兼率募鄉里得千餘人與僧都等戰於始平郡南大破之百姓乃安蕭穎胄之死也和帝徵兵襄陽愛從始興王憺赴焉先是巴東太守蕭𧸖巴西太守魯休烈舉兵來逼荊州及憺至令愛書諭之𧸖即日請降中興二年從和帝東下高祖受禪進號輔國將軍仍爲驍騎將軍尋除寧蜀太守與益州刺史鄧元起西上襲劉季連行至公安道病卒

贈衛尉卿子乾向官至驍騎將軍征北長史汝陰鍾離

二郡太守

陳吏部尚書姚察曰昔竇融以河右歸漢終為盛族柳

惔舉南鄭響從而家聲弗實時哉忱之謀畫亦用有成

智矣韋叡起上庸以附義其地比惔則薄及合肥邵陽

之役其功甚盛推而弗有君子哉

梁書卷十二